

照亮生命褶皱的灯盏

□ 张虎翼

盲人按摩师赵玲的手指在穴位间游走，手下的按摩力度精准得如同校对文字。他的世界没有光，但《平凡的世界》里的段落如溪流般从他口中淌出，沙哑却有力的声音换来每位顾客的用心聆听。

54岁的他是我在大西北遇到的一位盲人作家，自幼聪慧、成绩优异，却在高二那年因病失明。为了养家，赵玲曾拄着盲杖沿街乞讨。在黑暗中，他找到了听书这条路。他连续听坏了3台收音机，从四书五经到现代小说，伴随着文学经典的灌溉，他的内心逐渐平静起来。

现如今的他，开了一家按摩店，并在当地成立了大山记行慧觉文化学社，带领当地的国学爱好者读书、弹唱。虽然看不到世界的光亮，但他却通过点亮心中的文学之光，照亮了自己的人生路，犹如他说：“一谈起文学，我就光芒万丈。”

赵玲所在的宁夏固原西吉县，是首个“中国文学之乡”。在这里，还有许多点亮心中文学之光的人。

29岁的马骏，自幼罹患小儿麻痹症，只能瘫坐在轮椅上，靠父亲背着考上了大学，却因父亲不得不照顾残疾的弟弟而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他曾经日复一日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直到看了朋友赠送的《我与地坛》。循着史铁生的轨迹，他开始坐着轮椅在柳树下读书。轮椅在柳树下轧出的辙痕，是他写给大地的诗行，柳枝垂落轻抚他的稿纸，仿佛命运终于对他温柔了一次。

如今的他，以“柳客行”为笔名出版了首部散文集《青白石阶》，并获得了“骏马奖”。年纪轻轻的他，面对苦难并没有抱怨，而是用心中的那束文学之光，治愈了身体上的伤痛。犹如他说：“阅读，让我能平静面对一切苦难。”

除了苦难能成为文学的催化剂，在西吉，还有像单小花这样的农村妇女，将柴米油盐熬成了墨香。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她并没有从早到晚只围着孩子转，而是在尿布与锅铲的间隙里捕捉灵感。凌晨3点，趁孩子熟睡后，她偷偷摸出藏在炕席下的铅笔和孩子背面空白的作业本。灶台边的笔记本上沾满了面粉，锄把上也缠满了皆是排比句的纸条，她用心中的点滴光芒照亮了人生的前进路。

如今的她，已将苜蓿花的香气与犁沟的深浅揉进了散文中，先后出版了《苜蓿如米》和《樱桃树下的思念》两本散文集，相关作品陆续被《人民日报》等媒体刊出，她的事迹更是被多家媒体报道，激励和温暖着无数人。“我们农民不仅能拿着锄头种地，也能拿起笔杆写出好作品。文学点亮了我的心灯，我希望能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

西吉，一个文学在六盘山褶皱里生长的地方。除了这些当地作家一日日笔耕不辍，在各自舞台上成为一束光照亮别人之外，还

有一些人默默地在背后守护着大家的梦想，助力他们成长，在黑暗和寂寞中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光源，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

木兰书院创始人史静波就是其中之一。1980年出生的他，曾是一名公务员。近年来，西吉文学飞速发展，他心中那颗文学的种子逐渐萌发。怀着反哺乡土的执念，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奋斗十几年的工作岗位，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小县城。

他没有全职投身到文学创作中，而是开了一家极具特色的公益书院。每周末，不少文学爱好者齐聚于此，作诗颂文、谈天说地、畅享未来……那是梦想绽放的声音，更是心



灵碰撞的声音，犹如他说：“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追求的非非是能把自己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

在黄土高原，风沙磨砺了他们的笔锋，六盘山的褶皱里藏着未刊的诗行，每个字都带着血性生长。有人用残缺的身体证明，完整的灵魂不需要视力；有人用点滴的实践证明，梦想可以照进现实……

当夜幕降临，我静静地散步在西吉街头，四处灯火通明，似乎听见了按摩店里的收音机声，轮椅下的柳叶沙沙声，灶台边的落笔声……这里的光，从来不需要眼睛看见，文学也从来不是庙堂之高的装饰，而是匍匐在地时的呼吸方式。

大学路上的青春风采

□ 周林

大学路是上海一条充满时尚艺术动感和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马路。

大学路非常“年轻”，它的路龄很短，建筑成型于2006年左右；它的路基原来是江湾五角场镇陈陆家宅和复旦科技园及上海钢钨厂的地盘。大学路不长，只有五六百米，从西端的国定路口一眼就能望见东端的淞沪路及江湾体育场。

江湾体育场建于1935年8月，是当年“大上海计划”所规划的“地标”建筑之一，如今已成为上海市历史保护建筑。环绕着这个历史建筑的便是“创智天地科教广场”产业园区，这是2006年左右杨浦区创建“智慧杨浦”的一个显著标志。

创智天地是一个类似美国硅谷推动科技创新创业的产业园区。这个园区紧靠五角场城市副中心，与万达商业广场、百联又一城等大型商厦及复旦、同济、上海财经等大学近在咫尺。周边有轨道交通3号、8号、10号线和众多公交线路，交通发达。不少复旦、财经、同济的毕业生在决定自主创业时，也都选择在创智天地打江山。因此，依托“创智天地广场”，以“创智天地坊”命名的多期商住两用小区便星罗棋布，一条汇集特色餐饮、休闲服务、游览观光的大马路应运而生，应时而兴。

从国定路开始，政民路与大学路分岔，沿虬江向东伸展，正好形成一块三角地带，整个“创智天地坊”及四周正处于虬江的左岸，因此大学路路口的高楼和围墙上分别有“创智左岸”的艺术字标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黎左岸”。巴黎塞纳河的左岸曾经是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的聚集地，“巴黎左岸”便成为艺术与自由思想的代名词。

漫步大学路，两旁的多层楼房立面简洁，色泽淡雅却线条镶嵌，色块相拼，侧墙辅以色彩鲜艳的涂

鸦，动感十足，令人赏心悦目；这些楼房二层以上空间可以随意分割，亦商亦住；并采用围合式多层建筑形式，推窗即可见绿意盎然的树木和花园。与传统的写字楼相比，这里多了一份鲜活自然和轻松惬意，让工作也变成了一种享受。目前，这些楼层里分布着创意工坊、特色书店、个性服饰店、化妆品零售、心理咨询、皮肤保养、网络实体店……

大学路虽然不宽也不长，却有锦建路、伟德路、锦南路、锦创路、智星路等横向小马路和几个小型广场，通向“创智天地坊”各个小区，使大学路有了延伸的街巷。沿街八九层的商业楼宇内也有不少店铺和工作室，又将商业空间放大数倍，也有了万家灯火的生活气息，让人感到这是一片正在生活着的充满年轻活力的街区。

大学路不仅吸引了周边大学的学生们，还吸引了全年龄段的消费者，包括亲子家庭、外地游客、背包青年、遛狗的周边居民，甚至还有上海阿姨“旅行团”……

大学路很注重氛围营造，或者说是一种设计。主要街角的墙壁上和大楼侧面，都有巨型时尚的壁画或涂鸦，每家店铺门前还设有露天的餐饮区域、步行空间和设施摆放区。在步行通道和车行道之间，行道树、花坛、自行车停靠位、垃圾箱、路灯和其他辅助设施有序布置，既划分了人行道，又保证了视觉上的通

荔枝之味

□ 周广玲

剥开一颗荔枝，绯红色的纱衣轻轻裂开，宛如晨露微凝，玉香四溢。甘甜在唇齿间悠然流转，更在文化的血脉里绵延不绝。从杨贵妃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到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荔枝以其独一无二的韵味，俘获了无数文人雅士的心，铸就了一段段特殊的文化情缘。

荔枝的生命轨迹，恰似一个精妙绝伦的隐喻：粗糙的外壳下，包裹着晶莹剔透的果肉，恰如中国文化中“外拙内秀”的为人哲学；短暂的保鲜期，让人学会珍惜当下，与“花开堪折直须折”的生活智慧不谋而合。苏轼被贬岭南，却能慧眼识珠，发现荔枝之美，这不正是中国人面对逆境时，化苦为甜的坚韧精神吗？荔枝赋予我们的，或许就是在生命的局限中，品味那稍纵即逝却恒久的美好。

荔枝在中国文化中的尊崇地位，始于唐代那个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杜牧在《过华清宫》中描绘：“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对荔枝的钟爱，令唐玄宗不惜劳师动众，动用国家驿道，从岭南远道运送新鲜荔枝至长安。荔枝在此，已成为权力炫耀的媒介、爱情抒发的载体。唐代诗人张籍在《成都曲》中吟咏：“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勾勒出一幅蜀地荔枝成熟的画卷，而蜀地，正是当时荔枝北运的重要枢纽。

宋代文人对荔枝的痴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苏轼被贬惠州时，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将荔枝与流放之地的认同巧妙融合。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中，他细腻刻画了荔枝的风味：“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将荔枝比作绝世佳人，展现了宋代文人物我合一的美学境界。曾巩则从另一视角赞誉荔枝：“玉润冰清不受尘，仙衣裁剪绛纱新。千门万户谁曾得，只有昭阳第一人。”荔枝在此被赋予了高洁超尘的品性，成为文人自我期许的象征。

明清时期，荔枝的文化意蕴愈发丰富。明代诗人丘浚在《荔枝》中赞颂：“世间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纱。”将荔枝视为世间至美。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则详尽记载了岭南荔枝的品种与特色，体现了对地方物产的实证精神。尤为有趣的是明清时期形成的“荔枝文化圈”，在岭南地区，荔枝成为社交的重要媒介，亲朋好友间互赠荔枝，是维系人际情谊的重要方式。每年荔枝成熟之时，文人雅士常举办“荔枝会”，一边品尝鲜果，一边吟诗作赋。

进入现代社会后，荔枝的文化象征发生了微妙变化。如今每到荔枝上市季节，街边到处都是小贩叫卖的声音，大家围着买，那景象真是热闹。荔枝从诗歌中的高雅意象，逐渐转变为市井生活的鲜活场景，成为超市货架、街头巷尾水果摊上触手可及的寻常美味。

荔枝的韵味之所以能够历久弥香，或许正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寄托。在这个意义上，每一颗荔枝都是一枚文化的种子，在味蕾上绽放，在心灵中扎根。



应县木塔赋

□ 张晓东

木塔峨峨，肇基辽代；丹楹翼翼，雄镇寰中。峙雁门之咽要，控三晋之喉冲。接云气于广漠，揽日月于苍穹。如砥柱中流，镇山河而永固；若巨阙凌霄，贯岁月而长崇。

夫观层檐叠翠，斗拱飞虹。匾额琳琅，皆载鸿踪。若逢晴霁，霞飞九域；如遇雨霖，雾锁千重。斯塔全凭榫卯，不设一钉而固；独运匠心，尽藏万巧之工。风铃振玉，疑闻法界之语；画栋流丹，恍见诸天之功。

嗟乎！木塔巍巍，阅尽人间今古；梵音袅袅，长传物外清钟。盖闻匠心筑梦，岁月留踪。木骨钢筋，承千年之风雨；禅心慧语，度万劫之昏蒙。登临者感沧桑之变，凭吊者叹兴废之匆。某难禁抚栏而叹：千年风雨，未蚀其坚；百代兴衰，难移其挺。

